

續

世

說

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續世說卷第三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方正

雅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
求詹事□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
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爲助

異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異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

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
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
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
以愧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
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
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

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

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絜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威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閭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鞫則天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敕特原之令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宴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憤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

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絃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元絃斷還僧寺豆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絃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

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
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
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縱恣臣請先出
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
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
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旣知政事峭直
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
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
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
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

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
事常順指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
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專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
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
有所迫呼諸司莫敢抗仰御史臺大理寺重囚
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
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
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
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

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獠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猶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旣不脩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恐須申僉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猶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

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
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顧謂
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
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
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疾
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
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渾頭可
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

乃遣其將韓旻疾趨奉天時德宗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皇遽而回秀實自度旻之來已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

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虢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別駕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

正直

杜亞爲東都留守誣大將令狐運爲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盜元素由是爲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
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
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
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
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
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
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
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即用終